**论如今所谓“传统文化”之思想对人之禁锢以及**

**经历了“五四”以后的我们应该怎样从西方身上学习**

**以完善现在的我们**

五四运动时期，人们似乎对西方的一切有一种近乎狂热的自信与崇拜，然而我们华夏子孙模仿西方数年仍未回到我们在以往历史中的显赫与重要的地位，于是便有人思索：西方的文化科学与冒险的精神等等，是否真的符合中国人之习惯，是否真能让中国打破从清朝始我们就饱受歁凌的局面？其结论是中国人还需要学习自己以前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崛起之道，因为清朝其实并非真正以传统的中国的方式治理国家，举一例：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太后做出闭关锁国的举动？似乎从这一点我们能看出一点端倪，中国其实十分乐于向他国吸收文化，并与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然清不然，故可以说是并非是我们自己的文明落后于西方，而是在这之前我们早已将自己悠远博厚的文化在几百年里，慢慢给扭曲成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因此，如今便开始大力呼吁不去盲目的崇拜西方的船坚炮利，而是向自身反省，先调和自己已扭曲传统中的腐坏的地方，故而就如同那被封闭在时漏中的沙粒一般，在反转的那一刻，都掉了个，缓缓的流回去，当时我们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就这样被当做了该从人身上剔除的东西。种种口号：如“做个中国的读书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再有“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这个世风日下的世界”，于是人们又像五四之时带着对自己家里的事物的狂热开始让人们诵读《论语》，《弟子规》，再者把孩子送到专门的读经学堂，整日背诵像论语那样古代经典，然后，天才就开始诞生，说是天才其实也太过分，但人们通过这些真的看到了希望，有些小孩子在接触了传统文化后产生了极大的进步，有一些脾气顽劣的孩子也在这个过程中，化掉了自己的秉性，还有些读经孩童，小小年纪就十分懂事，聪明睿智，行为得体，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迹，现在人人都或多或少有所耳闻，总之，那些受着传统文化熏习的大人、孩子似乎就是与庸庸碌碌的活在西风的环境之下的人们有一种气质上的不同。自此中华人民终于找到自信：传统文化没选错，中国人终于有救了，不仅如此，看到了惊人成效的人们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同凡响的教育，他们完全沉浸到了对传统文化的热诚与传播之中。于是乎，悲剧就从此开始。

请问现如今那些深深信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能用端正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的文化呢？为何以“禁锢”作为题目：现在有许多大人以为自己在推行传统文化，实则是对传统文化有着迷信一般的崇拜，唯传统文化独尊，其他的文化就是不如传统文化高明深远，当然会有人说，我们还是要向其它文化学习来充实我们自己的文化，可这就十分诡异，携他国资源改造为已用，岂不是西方的那种殖民与开拓的思想？想当年，中国也是被西方“取其长处，化为已用”，且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并非以一颗端正之心去虚心学习，只是把那时的中国当作是一个提供资源与劳动力的仓库而已。试问，现在唾弃“向西方学习”这种想法，把我们当作拥有着古老文化的一个其实充满着惊人的潜力，拥有着无比智慧的民族的现在，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思想上已经走上了当年西方那种充斥着唯我独尊思想的老路呢？且看古时就举玄奘取经这事，如今有些人们喜欢用此举来证明中国是不“排外”的。然而绝非如此，试问：如果这一举动连国家都不予认可，我们怎能夸大其词，用玄奘取经来说“中国人”是不排外的？并非想反对这种说法，只是玄奘法师取经并非是受何人之命，只是自己下定这一决心，对已经有人带来并翻译的一部分经书有些转译与著述上的疑问，这次前去印度，将所有经书完完整整的学习一番，待修行的透彻，再将所有的经书上悉数引进到中土，以让当时用着良莠不齐、破绽百出书本的众生，能用上现在我们说“官方正版”。我觉得此举并不是可以作为“中国不排外”或者类似说法的例子的。若是需要，历史上且有达摩祖师，或是利马窦在中国的事迹，这些拿来引用或许较玄奘取经之事更为切实一些。当然我只是曾听见有人举玄奘的典故用以说明“中国人不排外”，而以上也仅仅是个人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说到我对玄奘法师取经这一事迹的理解，可说为，中国人中会诞生对一件事物有着一定要把它全部学习并整理清楚的人，即便当时唐朝太平安宁，但玄奘法师出于想要见得庐山真面目的决心，并欲将佛法的全貌宏扬给世人，以及自己的皈依求学之心。曾不惜三番五次触犯国法，最终取回正果。如今，谁还会有玄奘法师般如此虔诚的心向西方学习？或许是经历了五四尝到了失败滋味的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只是紧紧的抱住现在“复兴传统文化”这条大腿吧。

五四那段近乎疯狂的动荡过后，人们便开始在中国文化上大加投入宣传、活动、集会数不胜数。然而值此之时，有多少人去认真而用心对待“在现复兴的传统文化”本身，而不是把近乎宗教性的热情用到了之前所提那些“宣传“当中？固然没有人关注便不能得到重视，但假若在中国传统文化名义下的群众只是满心想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应该把传统文化更加普及”“传统文化被人们理解只是时间问题”，而不去思索“如何在现在这个污浊的社会贯彻那典籍上有些理想化且有一着一些历史性限制的为人之道？”或“古时是华夏民族的天下，如今是70亿人的地球，我们学习传统而古老的儒学，究竟要做什么？”第一个问题更加侧重时间上的流逝，二问则看重空间的拓展。然而，这世上除去康庄磊落的大道以外，尚有看似不值一提（实际上却重要）的曲幽小径存在，除去国际化的大问题，尚有很多儒家传统所未有的新元素与之碰撞，万万不可忽视这些也在支撑实着现在关系复杂的社会。这些元素与儒家的关系，而上述鼓足干劲倡扬儒学者，何尝曾冷静审视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拿几个来举例：

“现我们通过儒学所要教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难道说，时下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也只是让如今的读书靠这个以后找份好工作吗？”

“当今宏扬儒学的数不胜数，其教育机构也越办越多，然而这么多的教育家，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所教授的儒家文化应当如何育人子弟吗？”

以上两点关及教育，并非说无人做上述的思索，假如有人想过，为何自诩“儒者”的众人不团结一致让儒家的教育更为统一，泽被未来的天下苍生以及百姓？或许是如今的社会过于混乱与不堪，那么既然如此，办儒家教育，它不是更应该把问题放在内部当中？

除却前前几个尚只需肩付不辱儒家使命之大人、有志之士，一些问题也在之前所谓工作或生活在“曲幽小径”的平民百姓当中，（说到此，插一席话，若要论儒家中国传统的教育在古代，也是很不完全的，古时，纸本金贵，而白日平民百姓人均务农，待用功只可等入夜之时，而如今人们总说的古时的教育如何也许并非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古时也并非文人墨客遍地的跑）比如说：关及子女的就业问题，或是一些对于儒家之事有些了解就敢自说大话的人们，像是看不起西方条理分明，类别繁多的西方文化；或是狠狠抨击五四年代的先辈；再又认为如今中国已在崛起，便美滋滋不把其它东西放在眼中，自大妄尊；又或是受现如今传统文化所宣传的气氛感染，总想着中国传统文化会让人多么伟大；还有些说传统文化要改变世界的，试问，假若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都是总想着改变这、改变那，那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为何到不变？（非改变而是“治愈”）这些问题固然还可以例出很多，然子曰：虽小道有可观者，致远恐泥。为不让论文在探讨现在活在失了名为“历史精神”的百年来一直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的失却了人性之“根”与立身之“本”的中国人在特定社会性影响下的丑态百出的泥沼当中，且看这个问题，也或许是产生这些问题之根本：现在我们是否在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禁锢”？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中国对每个人有着许许多多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法，然而由于其历史与人民生活环境的因素，中国人同时也有一种保守憨直的思想与西方那种航海行业发达的冒险精神大不相同；中国的道德伦理看似美好，但也因之前所述的地域因素使老实憨厚性格的中国人社会当中，形成一种对人个性上的“道德约束”，当在老实憨厚的人群影响下产生伦理遇到与之产生冲突的一些特定的环境或人物，那么我们该如何是好？这种在提倡尊重个人权益的西方可能根本就不是问题，尽管欧洲也曾有过中世纪那样黑暗而可怕的历史，但也只是宗教性的一种强权压迫，与这种根根在每个人的心中，而且是并非像“上帝”一般由上至下，而是融入在“人性”本体当中由内而外，每个人无时无刻都在无意识中遵守执行并受其限制和影响的一种根性存在，因此对社会的群体的约束或要求与活在难以用中国伦理道德标准去衡量是否善恶的生活环境当中的人们的形成一种悖论性的影响时，他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还有些人，如果不能离开或摆脱那种环境，那他们可能就会一直活在伦理道对自己的禁锢当中；另外如果一直活在或坚定的相信着中国伦理道德观的人们，当遇到与之不符的事物时，因为他们以生活的经验或是那种坚信，可能会让他们对于与他们观点不符的事物做出不理智甚至过激的行为；当然在西方这些事也有可能发生，但不得不说因其自由开放（有点疯狂？笑……）的文化，使得中国这种更加保守且全方位的伦理比西方更能对一个人产生禁锢，同时，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也驱使着人们干了许多惊人之举；但也不能否认中国对“个体”的人，以社会性之外的人的“个性”是不及西方那般给予了较多的权力的；前所述问题，同时也是悄然在现在社会中产生的问题，对于丧失中国人之人格二三百之当今，重拾自周文以来文明之传统的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所学的一星半点是全然不足，以应对这个信息时代社会所发生的各色新鲜事物，因为有着百年之久的时间没有去接触祖先那里的东西，现在人对于传统文化也会产生各种奇异的误解；或是学了一部分传文化，然后在那半传统的影响下做出误解他人、误读传统文化之事。而实际上所谓传统文化对人之“禁锢”也更容易，或更像是在现在产生的问题。

至此举几个例子来讲讲看何为“禁锢”：

其一：大禹治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此话甚是明了，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不顾妻儿也，也是大义的一种体现；大禹果不愧日后被舜选为贤君。但此时可以看到这种伦理道德给大禹妻儿的地位，这不好讲，对大禹来说他的妻儿并不重要吗？他有爱他的妻儿吗？或许不是，他可能觉得为了百姓他可以先不管他的妻儿，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也彰显了中国这种非常注重才体的价值观，大禹的事迹使人们日后以他为榜样，（的确是这样）并效仿之；当大禹成为了效仿的对象，那么问题就复杂了，如何能在公与私之间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可能有人说，这取决于个人，但同时也可以说这个度完全靠个人来取决！所以如果有人可能会成为这样的人，完全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公事当中，而不顾及自己的家庭，他可能还认他这么做是对的，是在为天下苍生造福，可能最后有人提醒他还浑然不知，深以为自己在效仿古圣先贤。

并不是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只是古代大部著作都是把这此事迹作为正的好的行为拿来引用，不过有一篇是这么说的：《孝经》十五：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还是有些这种想法来归正人的行为的，不过不是无法改变老实保守性格的中国人很容易把一些话不自觉做成了自己的锁链；以孝为例：所谓父慈子孝，可是子如何“孝”？父如何“慈”？如果一板一眼的把“孝”“慈”当做规矩去做去执行的话恐怕并不是“孝”“慈”，只是一种刻板而冷峻的程序而已，并不会有人从“父慈子教”当中受益，而是都自缚作茧强迫这个家庭中每成员都按照所谓这个“孝慈”去做而已，这是压迫性的。中国所有经书都不敢完完全全的界定“孝”的概念，“如宰我问”三年之丧“的典故，”“汝安，则为之。”所谓教慈是旨家族安定和乐，形成良性循环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它是要让人能从中感到喜悦安心的一种教养，这应是在何处都有为着使之美好的自然去做的一种变化着的东西，孝慈之所以有它不变的地方乃是因为那些行为在很多地都使家庭更加和睦，绝不是因为孝慈是人们要去死守的教条，那么孝慈这种道德便与法律没有差别了。“汝安，则为之。”这句反话却证实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本义，并不是要求谁去遵守什么标准，而是真诚的去做为了自已的安乐与喜悦而去自然的履行，并把这种喜悦与快乐传播给他人，中国的伦理道 德观绝不是用一些形式或着框架固定住的不变的东西！所谓恒古不变，也只能指“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然而内经云：“所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中国文化之所以长久，乃是因“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可以久则久，可以远则远，圣之时者也”。圣人之道，正是因时而行，才不被误入泥沼。在一个地方逐渐偏激或是被历史的洪流所冲涮，但即便如此，仍有极多迷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那莫须有的规矩方圆之人，此言并非谓儒家并没有规矩方圆，恰相反“无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此话里方圆又与规矩意义大不相同，比照中国文化来讲，便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性首要，大学“物有本末。”“知所先后，则尽道矣。”

不过，即使在此侃侃而谈，也恐不能解决上所述现当今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和剩下一此未来会产生的种种对自己的一种“禁锢”形式的做法，或许在天下人皆我华夏的古时中国，这类问题因当时中国的地位影响不会显得明显；可历史演变到今，中国是第一次处于这种环境，这种情况，人们心中的惶恐从清至今经久不绝，本来就已经乱了阵脚的我们，又在世界局势的各种撼动之下措手不及，最后已不精楚我们应做什么，现在经历了“全盘西化”的惨重失败后的我们，现在不顾一切的宏扬着中国传统，引用着往昔名人的口号，却只有寥寥几人愿再深下研究，踏踏实实的探索，我们以后的方向；时下群魔乱舞，就连走在之前的“曲幽小径”的人也要走几个出来兀自叫嚣，平民百姓，大众们不知所措，在这种环境下生出了不少用所谓“中国”之东西禁锢着自己的行为，自已的思想的人们，尽是信着早已丧失本源名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歪理，既有康庄大道，却还是要另僻蹊径！

然为何西方鲜有此景，对比中国与西方：古时中国农耕为主，因其地大物博，大陆辽阔，人们各自满足于自已的小天地，地方差异，即使同属华夏，也十分之大，中国古无宗教，但因其地域使然，有着自己的民俗、祭祀；可看出：因为人民主要以家耕为业，且地方上其本自给自足，极少远赴他乡，所以也鲜会接触其它地方的不同思想，也正是华夏文化的难能可贵之处。

西方地形变化颇为复杂，人们生存方式也形态各异，加上诸多地理因素，航海业极早成型，商业文化随之形成，而商业心要之一便是四处开拓，故西方早已有令多文化共存（不是像中国包容所有文化，而是使不同文化不相融也不相排斥）。

再看中国之家族：中国的大家族必定有祖先时就开始立下的家训家规，这可以解释为家族上所负于每个人的“家族的责任感”，再然后上至国家，中国的朝廷与西方那种小城邦的形式不同，要更加庞大，故因此人们必会产生为当时那个朝廷为天子养育的回报与奉献之心，或“对国家的使命义务感。”

西方就轻松的多的多了，一个从未踏足中国这片大陆以外的我，切莫不敢在此胡乱论断，不过，想必用西方那种殖民的历史，以及诸如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事迹，或是像现在这种科学的精神都让我不认为西方的每个人身上有浓厚使命感责任感，有可能就是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诞生种各样的想法与思辩，进而形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严密复杂的哲学逻辑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正使得他们能够在最糟的情况也能有条理的做事，去思索问题的本质，并如何解决它。这正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且假如照某些投机取巧的想法想把逻辑学来用到中国文化当中，岂不知这两种思维是难以在一时间调合的，所谓学习与借鉴，还不是让自己活得更像个人，现在若以西方的方式去分析自己所学得的中国的文化，再从中发现其不足，以改正之，不是好事？但若要能合理的学习所谓西方文化来让自已更加充实与饱满，还是从根本开始，不是说像当年“全盘西化”一样丢掉了自己的家当，跑去盲目学别人东西，最后怕不是落得邯郸学步的下场？但为中国人学西文化仍恐还会被“中国传统”所还给人的影响所限制着，这也正是最难克服之事，但不可否认，要想让中等以下见识者（高人不敢妄论）能使自己不受约束，中与西相辅相成，也是形成一个互相规正的良性循环。

葛润朋

2017年7月22日